

我不曉得，為什麼
神把我安排在這位置，
但是，假如這真是我的命運，
我將義無反顧。

◎認識真父母系列 5

追隨真父親之道

——朴普熙先生見證／60 歲生日慶祝會

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

追隨真父親之道

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八日／朴普熙



以下短文摘自 Dr.
James Baughman 的
演說。

在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八
日，在洛山磯慶祝朴普
熙先生六十歲生日，贈
送匾額時，陳述朴普熙
先生對真父親及美國所
做的貢獻。

「雖然美國並不是朴普熙先生土生土長的國家和文化背景，但是由於真父親的指示，其一生多年的時光都投注於此，使美國更充滿愛和成長。由於你對真父親的效忠，毫不猶豫地來到美國。將畢生精力全都投入於美國，對美國的愛，遠勝過這裡的任何人。

更重要的是，你對美國的貢獻不僅能將真父親話語傳達出來，而且能把真父親的心情和精神表達無遺。你曾在很多重大的聚會中擔任真父親的翻譯者。如在希望之日（Day of Hope）的巡迴演講、麥迪遜花園廣場大會（Madison Square Garden）、楊基大會（Yankee Stadium）、華盛頓大會（Washington Monument）和在對抗 Donald Fraser 的迫害及維護真父親和統一教會的尊嚴和廉正。

朴普熙先生實在是美國的愛國主義者。我們成千上萬的人滿懷感激和祝福來共襄盛舉，慶祝他的六十歲生日。」

【前言】

在洛杉磯所舉行的，世界宗教大會上，真父母邀請朴普熙先生來慶祝其六十歲生日。而在那次大會上，朴普熙認為是其人生最具光彩的時候。以下的見證，可使讀者了解信仰及真愛之道。

我於一九三〇年八月十八日，誕生於南韓的 Jung Byong Ree，是離漢城一百英哩的小村莊。我是「Yang Ban」家族中的長子，而「Yang Ban」的意思類似於「貴族」或「社會名流」。自稱為「Yang Ban」的，祖先大都是達官顯貴的家庭。比如說，我祖父是生於李朝，而在那個時代，Yang Ban 中的人必須生長於儒教思想的家庭，因為那時的社會是崇尚儒教。（稱之為儒教可能不太恰當，或許稱之為儒家思想或儒家傳統較為適合。）

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是社區中有名的儒教學者。而母親是只要能使兒子成功，都會不惜一切的，也就是說，我是母親生命的重心。只要是爲了兒子的成功，她都會去做或完全地相信。我就是在受到父母如此呵護的環境中長大。

我的家庭甜蜜而溫馨。父親嚴肅中有慈愛；而母親則完全爲我著想。我們兄弟姐妹都蒙受母親無限的愛。因父母親都來自經濟拮据的家庭，所以，我也從貧窮家庭中長大。在傳統中，「Yang Ban」都是地主，但是，經過日本四十年的統治，我們的土地被剝奪了。日本把

地租給佃農。假如我們沒有耕地，便會一貧如洗。我的父母是在中年（四十多歲），才開始在田野工作。當然，父母親不可能一夜之間成爲農夫，所以，我們幾乎無法僅靠耕種一小塊田地來過活。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，因爲沒有錢，所以，我在國小畢業之後，便無法上好的國中或高中。

於是，我進入 Chun-an 農業學校，而且每天上學搭乘火車三十英哩。三年後，我決定不再繼續升學。我告訴父親，想代替他的位置成爲一個農夫，使他們不用再那麼辛苦，於是，我留在故鄉當農夫。不久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，朝鮮半島被解放，於是被叫去擔任教師。當時，我同時是農夫，也是小學老師。

你們可以知道，除了儒教之外，我並未接受過正規的宗教教育，但是，不知怎地，我堅信有神的存在，雖然還不是現今所認識之基督教的神。一開始，我迫切地禱告，每天一大早和傍晚，我爬到山上，在日出、日落之時禱告。當然，在那時候，我祈禱並不是奉基督之名，而是祈求父母的長壽和農事好收成，因爲當時唯有這樣，才能被認爲是成功者。

韓戰

當北韓越過三十八度線時，我所認爲的平安生活瞬間成泡影。二十歲時，我被徵召入伍。無論如何，我必須到軍中，因爲我決志成爲一位軍官，並申請到韓國軍事學校求學，這所軍事

學校相當於美國的西點軍校。很幸運地，我被錄取了。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，我開始接受四年嚴格的軍事訓練。我熱切地希望一名軍校生將來能搖身一變，成為一個將軍。但是，這個夢想只持續二十五天。

六月二十五日，在韓戰中，我——一個年輕的軍校生，竟不知如何使用 M1 手槍。北韓在這天攻擊，而軍校生被派遣至第一線抵擋，而這根本不可能抵擋得住。三天之內，我們三百三十個同學陣亡了三分之二。二百二十個陣亡之後，連排成一列或一行都沒有。

不久，我們被遣送到釜山接受更多的訓練。我對宗教的研究開始於軍旅生涯，尤其是在韓戰的時候。只經過八星期的訓練，我升為中尉，且立即成為排長。戰爭是恐怖的，每天都有人戰亡。我的上級長官陣亡了，我的同志也死，死亡的陰影揮之不去。這種情況下，促使一個年輕的軍官不得不思索：「死亡是什麼？假如明天我死了，死後又會怎麼樣呢？」當然，這些並沒有一定的答案。

一九五一年，中國的紅衛兵參戰。他們發起一九五一年的「春擊」，我的同志們橫過 Chang Chon River。剎那間，當兩百位同志正在清洗槍桿和手槍之際，敵人從對岸開火過來。子彈如雨水般，傾瀉而下，而我仍在彼岸指揮軍隊。當子彈爆開時，我立即臥在沙堆上，雖然那裡並沒有一絲一毫的掩蔽物。在這種緊張危險的場面，我大喊：「神啊！救我！你是獨一無二的，假如真是這樣，那我的生命是屬於你的！」

突然間，美國的大砲出現，開始發射火箭，扼阻敵人對我們射擊。於是，我倏地站起，奮勇前進，拚命地大喊：「跟我走！這是死裡逃生的機會！」只有兩個人跟隨我，而且他們受了重傷。但我卻是連皮都沒受傷。從那時起，我就感覺到我的生命不再屬於自己的，而要完全依照神的旨意行事。

我們的分隊大部分都來不及脫逃而陷入敵陣。我和那兩個受傷的士兵藏在敵地中，而且知道沒戲唱了，遲早我們將會被發現而喪命，我認為存活的希望渺茫。當我奮力拉那兩個戰友躲在岩石後面時，我祈禱著，這禱告是對神的一項承諾：「假如我能夠活著，我將為神奉獻一生。」而這話並不像「換散兵坑」，而是每一個字都是真誠的。

我們躲在一座山裡。一連好幾天都沒有食物或任何通訊。後來有一天，我看到一列敵軍撤退到北韓，而且大部分是受傷或跛行。後來，我知道美國第三分隊正用坦克部隊追襲敵軍到北韓——神真的拯救了我的生命！

當美軍迎接我們時，我實實在在地親吻了他們的坦克車。我感謝神和感謝美軍戰友，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美國；而美國救了我的性命。

在這次經驗之後，我開始研究宗教。首先，我研讀聖經，我也到佛教的寺廟聆聽道理。而我被上司選派到美國接受更進一步的訓練，是被派到加州的 Fort Benning。在美國的那幾個月，我開始對美國有認同感，我真的認為信仰基督教是美國興盛的原因。後來，我知道自己又

要加入戰場時，我決志成爲一個基督徒，因爲我看見神在美國的動工。我要信仰神，同時實現我在面對絕望又從又死裡逃生時所許下的諾言。

然而，愈來愈多的美國人和韓國人在韓戰時犧牲了生命。但是，在我回到戰場之前，我想對美國有更多的認識。所以，和其他官員掏出錢來，到美國各地旅行，如華盛頓D·C和紐約市，還參觀了美國首都大廈、白宮和帝國大廈。

在訓練有素且一切準備妥當之後，我們再度回到戰場。由於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援助，我們得以擊敗北韓和中共的軍隊。我一直和美軍並肩作戰，到一九五三年才停止。我向神祈禱著，將來有一天讓我有機會報答美國的救命之恩。

當韓戰結束的時候，我和尹基淑女士結婚。我妻子跟我同鄉，且是虔誠信奉基督教思想，重視忠孝之道；同樣地，其父母和家庭都是所謂的「Yang Ban 貴族」。她父親是道地的政府官員，家庭持有很嚴謹的倫理觀念和傳統。依據傳統，我們完全聽從父母之命來抉擇對象。儘管我們未曾謀面，我們還是完全遵照父母親的決定，雙方經過介紹之後，沒幾個月，我們就訂婚了。從那時候開始，我們互通信以了解對方，進而談戀愛。六個月之後，我們結婚了，這是非常傳統的韓國結婚方式。

同時，我在韓國，開始密集地研讀英文。後來回到 Fort Benning 學習高級步兵軍官溝通

的課程。我的表現極佳，所以美國軍官對我印象深刻。當時以一個隊長的身分，常常被派遣充當威廉·馬太將軍（General William Mathews）官員的翻譯，而威廉·馬太將軍後來是擔任美國在南韓的軍事顧問主席。

雖然外在遠景看好的軍旅生涯，我仍沒辦法忘記我對神的諾言，因為神在韓戰時拯救了我的生命。我開始上各個教會，在南韓，有許多不同的教派，而我沒辦法找到如同拯救我生命那樣真神的存在。

當母親去世時，我是一名年僅二十四歲的隊長，在光州的南韓步兵學校充當導師。這事件使我感覺如同天要塌下來，天昏地暗，生命變得毫無意義。我是如此深愛我的母親。她很久沒生病；只是某一天因過度勞累或營養不良而倒下來，導致腦出血。她死時的最後幾句話是：「不要去請醫生。」每當我想起這樣奉獻一生的母親，我都會熱淚盈眶，因為她知道家裡窮困，擔心怕會加重家裡的負擔。心中的傷悲難以抑遏。母親死時是這麼悲慘，連一顆藥都沒吃，我真的很敬佩我母親對家庭的奉獻，對於母親這樣的狀況，我心裡感到愧疚。現在儘管是六十歲了，也難以控制而熱淚滿眶。我時常說，我有一個最偉大的母親，愛我勝過於整個世界，勝過於她本身的生命。

建立真家庭

一九五七年，當我遇見金永雲教授時，我已經是有五年信仰的基督徒了。但是，我必須承認，儘管信仰了基督教，我内心仍然是空虛的，並未燃起宗教的熱忱。在聖經中，我的許多疑惑是牧師無法為我解答的，例如：善惡樹的意義是什麼？為什麼人類吃了善惡果就成為遺傳罪？基督是神還是人？基督何時會再臨？等等。

在寒冷的二月，有一天，金教授跟我在同一個軍事基地，寫信給我說有一個「新真理」可以解答我諸多的問題。她並沒有提到真父親的名字，也沒提到教會的名稱，只是有一天晚上邀請我去聽原理。因為我熱切渴望真理，所以馬上就進入狀況。在那時，我一連聽原理兩個晚上，還不知那就是原理。但是重要的是，兩個晚上所學的聖經內容比以前還多，而且解答了我多年的疑惑，令人如釋重負並感到無比的喜悅！這真是威力十足的真理。我毫無疑問地向金教授說：「我已學到了真理，請帶我去見你的指導者，我要成為『真理』的講師，我想要學習更多。」

兩天後，金教授為我引見真父親。那是在一個非常簡陋的教會，沒有椅子，在冬天也沒有火爐，但是我被會員們的熱誠感動了，沒有絲毫猶豫，便自動地成為會員。因為加入與否從未困擾我，我只是感謝神指引我來認識原理，我對宗教的研究告一段落，現在只全心投入於教會

的工作。我實在非常地感謝神。

當我找到原理時，我馬上告訴妻子說：「我是統一教會的會員。」她回答我說：「那麼，我也是統一教會的會員，不管你到哪裡，我都跟隨在旁。」於是，我們就一起研讀原理。一開始，我妻子就是模範會員，而且從一九五七年開始至今三十四個年頭，我和妻子始終合一，沒有在宗教上起任何的衝突。真父親告訴我說：「你的妻子靈性比較敏感，在靈性方面她成長得比你快。」我比較注重理性的了解，而我的妻子則出於直覺的感性。

我們是三十六對的祝福家庭之一，並於一九六一年三月一日接受祝福。而其他的三十六對祝福家庭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舉行典禮。原因是三月一日起，我和我妻子要前往華盛頓D·C，去擔任韓國大使館的軍事專員。在離別的那天早上，真父母給我們祝福，並在機場為我們送行。那是我此生感到最光榮的一刻。

在美國服務

在一九六一年，我以陸軍上校的身份返回美國，擔任軍事參謀的專員，同時，我也想要成為真父母的使者。在大使館的時候，我成為美東地區第一位傳教士。因此，晚上在家裡的地下室教導原理，在首都建立初期的統一教會。儘管我和妻子都很努力，但總覺得在推動會員的成長時間仍嫌不足。

三年後（一九六四年），我從軍旅退休。如同我對韓國軍隊一樣，我要全時間奉獻給正在蓬勃發展的教會。當我在軍隊的時候，曾受過語言的訓練，所以我想利用這技能來跟隨、協助真父母。

「韓國文化暨自由基金會」是我投入很大心力的第一項計劃。

「韓國文化暨自由基金會」藉由「小天使民族舞蹈團」來宣揚傳統韓國文化的菁粹於全世界。「小天使」瞬間成為韓國文化的大使並且聞名於世。他們在英國女王、美國總統及世界其他三十多國的元首面前表演。他們在聯合國和海牙表演所募的錢捐給統一教會。「韓國文化暨自由基金會」也設立「亞洲自由之聲」對北韓和中國大陸播放新聞，並給予希望。

一九六五年，真父母首次來到美國。停留三個月的期間，匆促地訪問五十州，並至少在各州建立一個聖地。當他們歇息時，居住在我位於維吉尼亞州的家，那又是我感到非常榮耀的時刻。

一九七一年，真父母搬到美國居住。從此以後，你們都明白，我擔任真父親的翻譯。在各種場合，包括公開或私人場合，我都跟隨著到全國各地。在那時候，偶爾在麥當勞開「麥當勞餐會」，那些都是令人難以忘懷的快樂回憶。

試煉與苦難

當真父親和我們教會受美國政府和國會及傳播媒體迫害時，我覺得我必須保護真父母和弟兄姐妹們以及我的信仰，我不曉得為什麼神要把我安排在這位置，但是假如這真是我的命運，則我將義無反顧。我將宣揚我所知道的真理，然後，讓世人目睹其發展。真父親堅持原理，甚至把它視為比生命更重要。現在他不是孤獨地，而是我們共同來支持他，我們「原理人」將共同維護原理，不惜犧牲生命來對抗不義和委員會（註：福雷瑞委員會的濫權）。我們將維護我們宗教領導者的聲望和名譽。我們將爭取宗教自由並奪回在美國法庭和國會的名譽。我們不得已將這案例公諸於美國公民，甚至，假如法律和親愛的同胞失敗，我們將奮戰到底，直到神親臨證實我們是對的。最後，我要對美國人民提出忠告：不要扔掉得天獨厚的遺產，也不要耽誤上天給你們的使命！爲了我們的下一代，我們必須謹慎小心。（取自「真理是我的寶刀」）

國會議員福雷瑞的聽證會失敗，而且在一任的選舉失利。我回到美國，尤其是在首都擔任神與真父母的使者。我是代表墮落的亞當，爲真正的亞當鋪路；所以，當真父母來到的時候，他們將接受勝利和榮耀。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八日，真父母來到美國時，爲了拯救的事工，日夜不息、毫無倦怠地工作。事實上，這國家確實是虧欠真父母——美國不但沒有報恩償還，還將真父親關在監獄。

就你們所知，當真父親被傳喚至參議員的聽證會時，他最後做了一個非常崇高且出色的結論。我在此引述：

『當今的熱門話題，是美國和自由世界存活的問題。為了確使其繼續存活，我願意忍受任何屈辱，行走更遙遠的路，去做任何困難的事，以及背負任何的十字架。假如這樣做能拯救世界，而且是遵照神的旨意，我甚至願意犧牲生命。』

今天，我並未對任何人懷有恨意。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仍為將他釘上十字架的人禱告，這正顯示了寬恕的傳統，我正擁護那傳統。很久以前，我就已經原諒控訴我的人，我對美國政府沒有敵意，相反地，我將為美國禱告。我感謝神差遣我來爭取宗教自由，並在這決定性的時刻——喚醒美國，點燃靈性之火。

非常感謝主席能給我這一次機會，最後，我以「神祝福美國」作為總結。』

一九八四年的七月二十日，當真父親前往但伯利監獄時，我就如同死人一樣，對未來毫無希望，我覺得我應該對真父親的人獄事件負全部責任。我真是痛苦萬分！在和仁進呂搭車從東花園到但伯利監獄的途中，我不時地啜泣著。仁進呂一直安慰著我說：「這並非表示結束，所以，不要這麼悲傷！」但我卻無法抑止，叫我如何安穩地進食和舒服地睡覺呢？

我期望真父親譴責我或將他的沮喪、不滿、悲傷和痛苦告訴我們。但是，在那一天，真父親是全然的勝利者，我從來沒看過真父親的臉龐這麼光燦如日。真父親說：「你們未能了解，在但伯利的山巔上，已臨著天父偉大的祝福。我正懷抱著喜悅、雀躍的心情，期望著在但伯利之後所將來到的日子。」真父親的這番話以及充滿希望、決意和喜悅的臉龐，再度使我生命復燃，同時，減輕我内心深處的重擔。

寬恕的美德

當真父親在但伯利時，我被北韓人綁架。真父親知曉之後，就開始迫切地為我的生命禱告。在我被綁架的時間，他持續地禱告四十小時。就如同在長康河（Chang Chon River）的戰役一樣，我不願在神、真父親和教會之前不榮譽或羞辱地死去。我也不願帶來任何的羞辱或不名譽。在那時候，我奮勇地向神宣稱：「假如我必須犧牲，我願意死得光榮和勝利。」好像站在真父親面前一般，我再一次堅定地宣告。我在臨死前要大喊：「真父親萬歲！」很明顯地，我蒙受神的幫助。因為真父親和神的恩賜，所以我獲救了！真的很感激神和真父親所賜下的恩典。

真父親入獄的十八個月期間，因為表現良好而縮短為十三個月。在此困境的環境中，他是獄中的典範——這只是真父親一生中一個典範。我從真父親身上，學習到寬恕。任何的妒忌或

憎惡都只是對自己傷害。因此，我生活中的守則就是不憎恨任何人，不在心中深埋憎惡，假如別人對我不友善，就為他禱告、原諒他。假如有任何的誤解，務必要去做心對心的溝通，期能和諧相處。

老實地說，我沒有敵人就如同真父親沒有敵人一樣。我也不憎恨任何人，雖然有不同的喜愛程度，但是我從未刻意去傷害別人或是怨恨別人。我想去發掘別人的良善，加以讚揚與鼓勵；我喜歡喝采和讚揚別人。相反地，當別人讚美我時，我感到不安，因為我認為那榮耀應該歸給神和真父親，我從來不佔為己有。

另一條生活守則是不去論斷別人的缺點，尤其在別人的背後。雖然我對很多弟兄姐妹有許多忠言和建言，但是我一定是面對面交談，而且是出於真愛並他們著想。有一次，一位弟兄在我面前說：「你給我的愛比我的生父還多。」當別人這麼說的時候，我真的感到喜悅無比。

對我和妻子來說，真父母不只是我們的靈父母，在我們心中，真父母是我們肉身的父母和永恆的真父母。

和真父母親近也是一個重大的責任，跟真父母在一起並不輕鬆，有時我們也會有嚴肅的時刻。真父親有時會責罵我，到現今也是會毫無保留地叱責，因為他信賴我，而且我是他的兒子。作為一個兒子，必須承受許多「天的憤怒」，並且會受責備以及心靈上的衝擊。

祈禱的三階段

我在教會的祈禱過程分為三階段。

首先，我悔改禱告，因為我深覺不配接受真父母的恩賜。再者，因為最接近真父母，所以我必須謹記對全世界會員負有重大的責任。有很多次我卻忘掉這使命而太放鬆自己，而且心與體的爭戰經常存在。有時候，一做完事情便馬上很後悔。簡單地說：我真的不配當真父母的兒子，我之所以這樣，完全得之於恩賜，而非我有所作爲。每當我想到我自己及自己所肩負的重大使命時，我便感到有許多要悔改的內容。悔改是我脫離罪惡的最佳方法。神真是個好父母。身爲兒女的，來到父母的面前懺悔，尋求原諒，難道神不會原諒他嗎？你必須確信神，如同是你的真父母一樣，所以，悔改的禱告可以使你重生、潔淨你、給你活力，並使你成爲一個新生的人。

禱告的第二階段是感謝。我生活的一大準則就是感謝、凡事謝恩，甚至在忍受苦難時，還是心存感恩。我一直相信，在承受苦難之後，會帶來祝福。所以，如果你願意承受苦難，那麼，當苦難來時，就欣然接受。我常常告訴朋友們：抱怨是一種疾病。假如你抱著埋怨的心情或態度，將會使你永遠感到不滿足而且不快樂，這只會使你的生活悲慘。儘管你是個國王或百萬富翁，你仍是埋怨一大堆。它就像癌症一樣，外在的環境無法治癒這疾病。在很久以前，我



就決意：在任何環境絕不抱怨，我總是探尋可以感謝的事。我只是感謝神賜予我生命、任務和健康；感謝真父母使我成為他們的兒子。愛我、拯救我並除掉我的原罪，使我得到永恆的生命，並有機會接近他們。我們所遭受的苦難根本無法跟這些祝福相比，因此，我在禱告中感謝。

禱告的第三階段是對神和真父母的承諾，並對人生、未來及榮耀

作誓約。我投注每一分心力以協助真父母和天父建立地上天國。站在天父和真父母這一方我們怎能不勝利呢？假如我們是以真父親的名來做事，我們怎麼會失敗呢？當我處在極危險或面臨失敗的感覺時，我會對神說：讓你的旨意成就吧！我知道依神的旨意必定會勝利。不要讓我得勝，而是讓神和真父母得勝。如此祈禱生活的訓練使我有源源不竭的精力、力量、智慧及精神，更重要的是，對神的實感。

是的，在每天生活中，為要朝向神的攝理，我們均面臨巨大的挑戰。我一直相信而且盼望勝利是經由神而非我的力量所成就的。在我的一生中，發生了這麼多的奇蹟，就是這麼簡單，我期盼而且接受它，有人會說這是我積極的想法，而有人則說那是我的信仰。不管你怎麼認為都可以。我相信且期盼真父親能有輝煌的勝利，當獲得勝利時，我從不歸為已有——那是神和真父親的勝利。我只是跪下來感謝，屢次熱淚盈眶！

彼此相愛

我們在世上，應該彼此真誠地相愛和愛人類，不要去評斷任何人，因為評斷是由神而來，而不是人。人類在世上的工作就是彼此相愛——愛你周遭的人，愛你的兄弟姐妹，甚至愛你的敵人。當然，我離真父親完美的程度還很遙遠。我每天學習，一點一滴地進步，朝著完美的方向前進。感謝神使我們擁有真父母，對我來講，這是最大的恩賜，而且也是統一教會會員及全

人類最大的恩賜。相愛使我們的創傷痊癒；而憎恨則是毒藥，它的傷害力比什麼都還要強。讓我們每天都能像真父親一樣，而且愈來愈相似。

與真父親一起擁有很多輝煌勝利令人難忘的時刻，但是，對我來講六十歲生日的聚會特別有意義。出其不意地，真父母設計了一場特別的宴會，擺設了奉獻桌，把雙手放在我和我妻子頭上，為我們祝禱，宛如夢想成真。我一直無法相信這是真的，直到我親眼看到才相信。我永遠蒙受真父母的恩澤。而我畢生餘力都無法報答此恩惠。我的身靈之生命和永生都受惠於真父母。

真父母的禱告詞

——爲朴普熙六十歲生日

我們親愛的天父：

今天是一九九〇年八月十八日，我們聚集在此，慶祝你的愛子——朴普熙的生日。

天父，在你的保護下，朴普熙蒙你的召命，生於朴氏家庭。我知道，天父給予他試煉和蕩減。從他小時候，就真誠而且決志探求真實人生的價值。而且，他尋找到符合神旨意的新道路和標準，所以，請記住這孩子，幫助他能通過各種困難，並使他擁有更幸福的前途。自從他加入統一教會與跟隨真父母後，他就決志做一個神的真正兒子。在他這幾年奉獻和努力的基準上，請繼續祝福這孩子和他家庭的成長與發展。

親愛的天父，他經常禱告、吶喊著來分擔真父母困難的處境並實現你的旨意。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，總是流淚禱告，堅決地來尋求答案。所以，該爲這兒子高興同時保護他。從他六十歲的生日起，請使他盡其所能地來完成他歷史性的責任，也就是你所召命的責任。

引導這可愛的兒子和其家庭，能夠順利完成他們的夢想和畢生的目標。使他們的心態、意

志和行爲都能符合神的旨意。但願他們經常感謝上天，同時藉著他們的努力和奉獻能夠建立國的家庭。

但願這家庭能成爲神的愛與祝福所建立的模範家庭，使天父引以爲榮，作爲現在和未來統一教會會員的楷模。但願天父能祝福在此慶祝生日，但願給他永遠的祝福。以上乃奉真父母的名禱告，阿們！

Bethel Congregational Church 恩典堂

Betty Lancaster 的見證

他是朴普熙的靈子，美國早期教會的一員，分享早期在維吉尼亞州與朴普熙夫婦相處的記憶。

「我們要分享給大家的是朴普熙夫婦當時代努力工作的情形，除了定期在大使館開會，還致力於信仰生活和培育靈子，以拓荒者的精神在美國東岸建立起堅固的基礎。儘管現在回憶起來，常使我熱淚盈眶。即使朴夫人罹患氣喘和過敏需要住院和呼吸器。仍是多麼堅強勇敢地撫養子女，真誠地迎接客人並為他們準備食物，他們確實為美國帶來證明、保證。」

Tim Guvin 敘述早期的巡迴演講情形

身為真父親的翻譯，朴普熙先生總是盡全力使美國人瞭解文牧師，以及他所帶來的訊息。看著他，你可以知道他盡全力抓住每一個字、每個意思，使聽者可以理解真父親演講所涵蓋的內容和深度。他總是在聽眾面前內疚，說他翻得不夠好，但是，實際上，有誰能找到翻譯得更好或更用心的人呢？